

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 考古勘探及初步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

内容提要 2011年10-12月和2013年3-4月,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先后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圈内、城墙城壕开展了考古勘探调查,随后在初步分析勘探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发掘计划并逐步实施,为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的整治、城壕城墙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等工作提供了科学而准确的基础资料。

关键词 扬州蜀岗 城址 勘探方法 大遗址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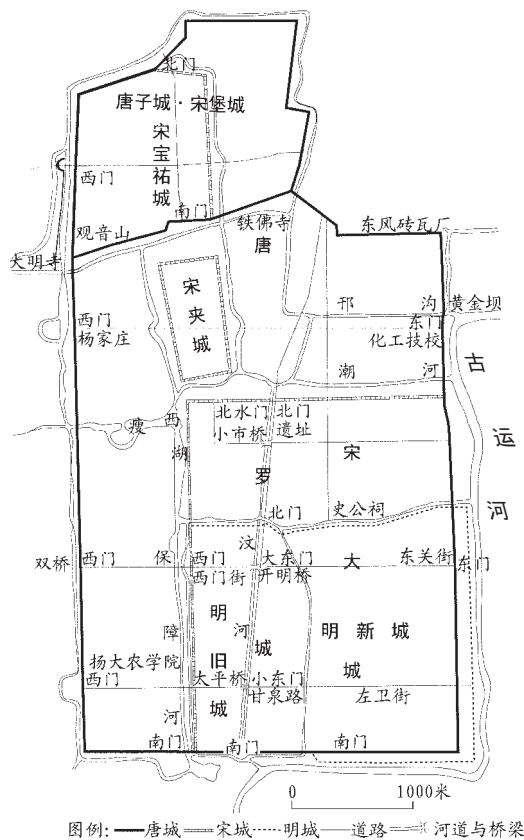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54.1 K878.3

文献标识码 :A

扬州城是因运河而生的城市,历代城垣叠压,完整的水系残存至今。据文献记载,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邗沟筑邗城,战国时期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就邗城故址增修广陵城,两汉时期的广陵城是诸侯国的都邑,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刘宋大明二年(458年)对广陵城又有修筑;隋扬州城在汉广陵城的基础上修筑而成,包含江都宫城、东城等部分,主要在蜀岗之上;唐扬州城包括子城和罗城两部分,子城筑于蜀岗之上,由于城市的扩大而在蜀岗之下向南发展出罗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又再次修缮了唐扬州城;五代后周时期在唐罗城的东南隅修筑周小城,北宋沿用周小城,南宋时期修筑堡城(宝祐年间取堡城西半包筑平山堂城成宝祐城)、夹城,构成了由大城、夹城和宝祐城形成的蜂腰形三城格局;明扬州城以小秦淮河为界分为新旧二城,呈现东市西府的双城格局;清代沿用了明城。扬州蜀岗上的古城址已历经2500年的沧桑,而蜀岗之下的扬州城遗址则是肇始于唐而沿用至明清(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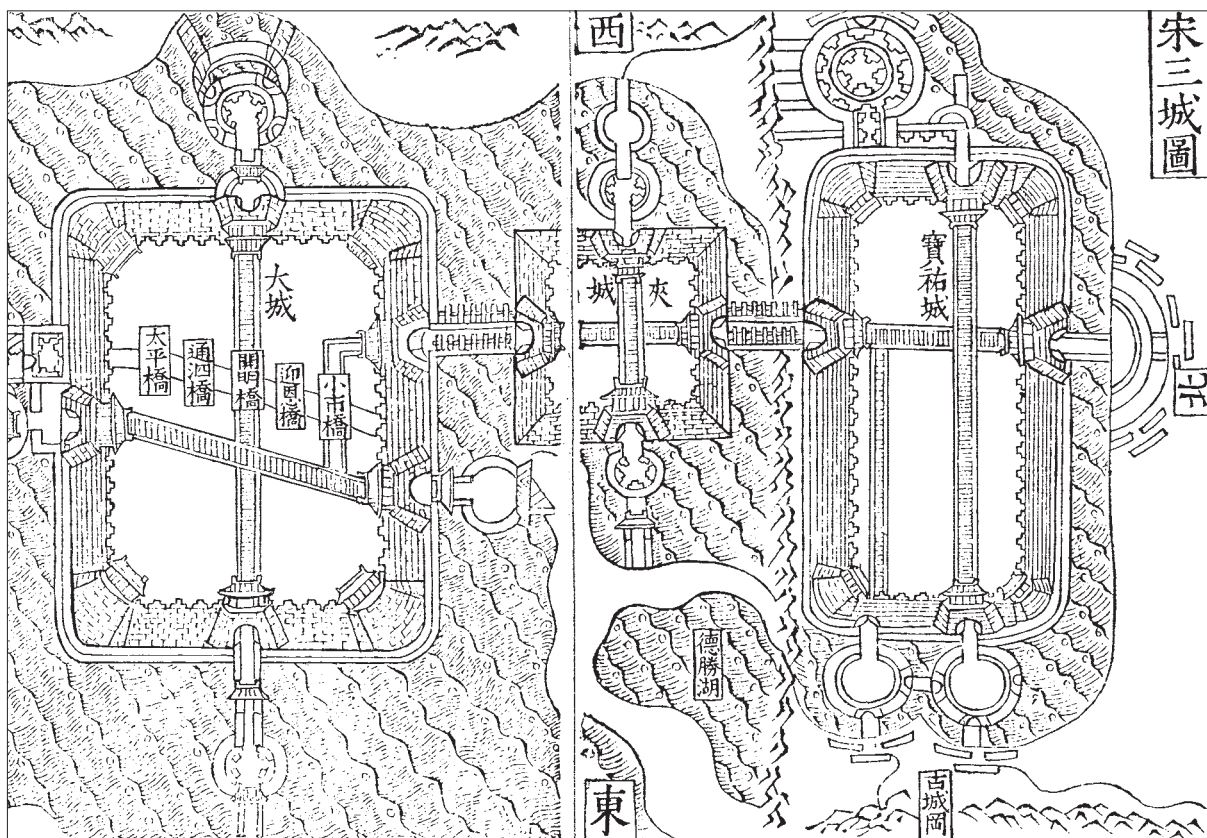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位于今江苏省扬州市北部蜀岗南缘之上,包括瘦西湖街道办事处的堡城村和综合村、平山乡的雷塘村和丁魏村。遗址的平面形状大致为四边形,城址南北约2000米,东西最宽(南部,含平山堂城)约2580、最窄(北部)约2200米,城圈内面积约2.6平方公里,含城壕在

内的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由于蜀岗下扬州城



图例:——唐城——宋城……明城——道路——河道与桥梁

图一// 扬州城遗址城池图



图二//《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

的沿革中,较晚城圈在修建时借用较早城墙的现象较为多见,而蜀岗古代城址城圈的平面形状不规整,且城墙和水系的分布似有一定的规律,故而推测不规整城圈的形成可能与不同时期的城垣和城壕相关。

关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早期资料可见于《左传》、《水经注》等古籍中,文献中也散见一些广陵城、隋江都宫城和东城、唐子城、宋堡城的记载,明《嘉靖惟扬志》、清《江都县志》、《甘泉县志》等地方志中有宋代及其后扬州城的较多记载。《嘉靖惟扬志》中的宋三城图(图二)^[1]和宋大城图、清代地方志中的江都县图等,更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宋代和明清时期扬州城的基本形制布局等信息。但遗憾的是,较早文献中的记载仅寥寥数语,而较晚文献中较少涉及唐代及其以前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具体面貌。

截至2006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找到战国楚至汉晋六朝的广陵城、隋唐至宋的蜀岗上扬州城遗址的城圈、主干道等线索,确认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墙的时代上限至少可以上溯至战国

时期。

一 考古勘探的思路和方法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内分布着不同时代的多种遗迹,这些遗迹或交错或叠压,遗址内涵较为复杂。考古发掘所能解明的只能是某个点的遗迹现象,对于大遗址的整体把握而言酷似盲人摸象,并且能发掘的面积相对于整个大遗址也只是相对很小的一个局部。由于遗址区面积较大、遗存情况不明,考古发掘工作无从入手。因此,对遗址进行全面的勘探调查,初步把控大遗址内的各种迹象,从宏观上了解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各种遗存后,再根据各种线索分析、推测遗存的基本面貌,进而制定出相应的考古发掘计划并予以实施,才能为遗址的保护规划与展示提供必要、准确、科学的基本资料。大遗址的全面勘探调查工作,是开展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必备前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主持,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于2011年10-12

月和2013年3-4月,先后对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城圈内、城墙城壕展开了考古勘探调查工作,随后在初步分析勘探出的各种迹象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详细考古发掘计划并已逐步实施考古发掘,为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墙城壕的整治和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等工作提供科学、准确的基础资料。

(一)分区和编号

1.大区

宏观把控和资料记录的准确性是开展系统考古勘探调查工作的前提,因此首先需要对遗址进行准确而科学的区域划分和编号,分区编号的基础则是详细精确的地图。通过扬州市文物局与相关部门沟通和协调得到准确的矢量图和测量控制点后,用遗址范围中醒目的十字街中心为原点,以东西正方向为横轴、南北正方向为纵轴,将整个遗址分为四个象限,分别定为大区C、D、A、B。由于十字街并非正方向且有弯曲,所以四个大区虽然并不能完全与现地貌关联,但大致相当于十字街的东北(C区)、东南(D区)、西南(A区)、西北(B区)。

分大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探区编号出现使用负数记录的现象。并且四个象限的设定使得可控范围可无限延伸,整个扬州城遗址的各处遗迹都可纳入此分区编号体系中来,也便于宏观上能够整体把控整个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2.探区

在确定上述四个大区的基础上,将大区分若干方形探区。探区边长的设定,既要便于考古勘探工作本身的需要,也要顾及钻探出的遗迹现象的描述和记录以及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同时还需要考虑到遗址区内的地块、地形、种植物等诸多情况。因此,探区不能太小也不宜过大。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范围大概是东西、南北各2000米余,大区的长、宽则为约1000米,后续考古发掘多使用10×10米的探方发掘法,由于既定的4米正孔间距需要探区边长是4米的倍数,这就需要探区的边长最好是20米的整数倍数,再虑及每个探区内的探方太多会不便把控,在踏察了遗址内农田、苗圃、树林、水塘、屋舍等的分布情况后,最后设定了60米的探区边长,也就是横纵坐标轴以60米为1个单位。

探区的编号,以坐标原点为中心展开,坐标轴使用两位阿拉伯数字(01~99)。为迅速稳妥地推进勘探工作,尽可能减少差错,探区编号使用

了[大区号(A~D)+横轴坐标(01~99)+纵轴坐标(01~99)]的方法。在探区编号前加大区号,既便于区分和整理资料,又使得一个大区内的探区编号可以单独编号,避免了使用第二~四象限坐标轴的负数。如第一象限向东第16、向北第20个探区的编号为C1620,又如第二象限向东15、向南02的探区编号为D1502。

3.探方和探沟

进行考古勘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制定后续考古发掘工作计划提供线索,因此勘探分区时就必须顾及后续发掘工作中探方、探沟的布设。

迄今为止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使用10×10米的探方,故而每个探区可划分为10×10米的探方36个,探方的编号方法也使用平面直角坐标系,以探区西南角为原点将探区内的36个探方均归入第一象限,分别使用自然数阿拉伯数字1~6、英文大写字母A~F来表示横、纵坐标。由于大遗址中的遗迹一般较大,同一个遗迹的发掘工作很难一蹴而就,局部重复的发掘也难以完全避免,而预设的探方网很可能会使一个遗迹被分割到不同的探方甚至探区之内,加之勘探之前是无法预估遗迹可能涉及的地块状况,再考虑到具体发掘点的名称和编号等,最后决定探方编号使用[发掘年度+Y(扬州)+S(蜀岗)+探区编号+T(探方)+阿拉伯数字(1~6)+大写英文字母(A~F)]的方式,如2012YSD1502T3D。采用这样的探方编号方式,便于把控同时进行的较多的探方发掘,同时在发掘、记录和整理资料工作中也一目了然。

探沟发掘的方式除了可用于初步了解遗迹的性质之外,主要用于探明城墙和城壕的性质和时代。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墙城壕的体量都很大,所涉及的探方或探区较多,探沟编号使用[发掘年度+Y(扬州)+S(蜀岗)+探区编号+TG(探沟)+阿拉伯数字(发掘年度内的探沟发掘编号)]的方式;并且,若探沟同时涉及城墙和城壕,原则上在城墙上的探沟编号末位数字后加上A,而在与城壕上探沟对应的、与城壕相关的探沟编号末位数字后加上B、C、D等其它英文大写字母。如2013年在探寻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东北拐角的发掘中,城墙上的探沟编号为2013YSC1721TG7A,与其相关的位于城壕以北、城壕以东偏北和偏南的探沟编号分别为2013YSC1622TG7B、2013YSC1820TG7C、2013YSC1819TG7D。在做探沟发掘计划时,争取

将探沟的位置布设在预设探方网中探方的西、南壁面的东、北一侧,并尽量留下探方隔梁,以便必要时扩成探方发掘。另外,当探沟涉及多个探区时,探沟编号内的探区号均使用其西南角的探区号。

(二)布孔和编号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指出,采用钻探手段时,探孔应该按照“错列”的方式布设,不宜过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考古勘探工作,在探区内布设探孔之前,首先在探区四角以木桩界定,西南角的木桩作为记录该探区编号的记号桩。然后采用梅花点布探孔法,每个探区均以西南角的记号桩为基点向北、向东布设正孔,再在4个正孔中间布设1个加孔。

2011年实施的城圈内的考古勘探工作中,选择了4米间距布设正孔,即以4米等间距的正方向布设正孔,在4个正孔中心布设加孔,探孔行/列的间距为2米。探孔编号,由南往北的正孔依次为第1、2、3……15行、加孔依次为第1.5、2.5、3.5……15.5行;自西向东的正孔依次为第1、2、3……15列、加孔依次为第1.5、2.5、3.5……15.5列。

使用4米间距布设正孔的主要原因有:(1)本次考古勘探主要是找寻夯土台基、城垣城壕等大型遗迹的线索,探孔行/列2米的间距足以覆盖主要遗存;(2)古代城市北方向与现代地图北之间存在偏角,而扬州城的城垣还有顺应河道方向的现象,已知蜀岗下扬州城遗址城墙的南北向偏角大致在北偏东 5° 之内,而蜀岗上可见高起的古城垣遗存的南北向偏角既有北偏东的,也有北偏西的,因此使用现代地图正方向布孔勘探,再在普探基础上辅以精探,漏掉大型遗迹的可能性较小;(3)探孔间距太小,会过多损毁庄稼,不利于平稳迅速地推动勘探工作,而当地苗木、菜田等的垄距约为4米;(4)短期内在2.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完全探明遗迹总体分布的难度很大,4米间距的正孔较为合适;(5)布孔间距过小,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遗址,不利于遗址的保护工作;(6)4米间距的正孔基本可以控制住地层的变化,并且可以取得满足建设地理信息系统所需要的三维数据。

2013年实施的勘探工作中,分别使用了4米和10米的正孔间距。10米间距布设正孔,探孔行/列的间距为5米。使用较大间距布设探孔的原因,是根据勘探对象本身的情况而设定的。因为古城

址的城墙在现今地表上依然可见、城壕所在区域现在多为水塘,由于遗迹连续范围较广,使用10米正孔间距布设探孔足以达到勘探目的,还可以尽量减少对遗迹的破坏。2013年勘探的区域主要包括城墙夯土墙体的内外两侧(包含倒塌部分)、城墙外侧至城壕内侧地带、城壕淤塞段、城壕外侧等4个部分,目的是通过钻探来了解城墙的边界、城壕的宽度、城壕与城墙的中间地带是否有道路、桥梁、码头等。

另外,为了既能较为全面地把握地下遗存的概况,又要尽量地减少对遗迹的破坏,钻探深度一般是触及遗迹面即可,仅局部钻探至生土以了解遗迹的保存厚度、是否有分期等情况。

(三)分工、记录和测量

本次考古勘探将工作人员分组,分别进行钻探、质量验收、资料整理等工作。钻探组在标定好的探区内钻探,探工负责施探,技术员负责研判土样,并对发现的怀疑点安排探工重点卡探,及时记录探孔内土层情况。质量验收组则对勘探小组已勘探过的遗迹现象进行复核、审定。资料整理组对现场采集的数据加以整理、汇编。

本次考古勘探工作各探区的资料是相对独立的,主要由探孔记录、土样照片、探区平面图等构成;勘探城圈和城壕之际,增加了城墙城壕遗存与现地表的高度关系剖面图,即根据探孔内土层深度数据,将一定范围内的遗迹连接成剖面图,便于全面直观地认识遗迹。每个探区内的探孔记录,从探区西南角开始,形成与布孔图相对应的表格。所有勘探、发掘单位中的地层、遗迹、出土物的记录方式,使用传统的(横坐标,纵坐标,距离地表深度)的记录方式,而使用测量仪器均使用(北纬N,东经E,海拔Z)的记录体系。

由于考古勘探判断为某种遗迹的,其性质大多还需要考古发掘来验证,故而在所有勘探出的遗迹单位的编号前均加英文单词 exploration(勘探)的首字母 E 来标识,用 ER、EG、EL、EZ、EY、EJ、EH、EO、EK 等分别表示勘探出的夯土、壕沟、道路、砖基、窑址、水井、灰坑、城墙上的豁口、抗坑等迹象。其中,由于夯土、豁口的首字母 H 常被作为灰坑编号前的字母使用,故而将勘探出的夯土迹象、城墙上的豁口分别用其英文 rammed earth、opening 的首字母 R、O 来表示,即用 ER 表示勘探出的夯土遗迹,用 EO 表示勘探出的城墙上的豁口。各类勘探遗迹的编号,原则上使用(E+遗迹类别拼音首个大写字母+

阿拉伯数字顺序号)的方法。另外,考虑到现在地表上可见的部分河沟或许与古代城址的城壕或水系相关,故而用前加“现”字汉语拼音首字母的“X”为首对其进行编号,用“XG”表示现代地表上存在的河沟,以与勘探出来的壕沟(EG)加以区分。

本次勘探工作中使用了全站仪、实时动态差分法(RTK)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遗迹测绘成图,将勘探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控制点、探区记号点、遗迹现象分布范围、海拔等数据均纳入了高精度的矢量图中,以求所有勘探出的遗迹现象均能与当今地貌和地图坐标对应。并且,除了水塘、树林、民居等难以测量之处,又在矢量地图的基础上在城圈内部分间隔15米、城墙城壕部分间隔20米测量1个大地坐标的海拔点,以便更准确地掌握地表与地下遗存的关系。矢量地图上标明有现今的行政区划、地形地貌等,勘探出的遗迹加入这种地图后,遗迹的周边地貌和现在所属的行政区划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必须意识到的是,由于现在的地貌在今后的变化是难以把控的,使用传统的根据行政区划或地标物的记录方式在长时间之后就难以再次准确地找到勘探获知的地下遗存。

通过对整个遗址现地表海拔和探孔中各土层深度的测量,大致了解了勘探出的地下遗存的海拔,加之在各个发掘点所获取的各个时代遗迹的海拔数据,使得困扰已久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的线索和思路。比如,通过对各种海拔数据的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蜀岗上战国时期北城壕的水位海拔约在13.3米、北城墙外地面的海拔约在14.5米,城墙虽然屡经修筑,但直至唐代疏浚北城壕,城壕水位并无太大的变化,城址西南隅厚近2米的大面积堆积,可能是南宋时期形成的,南宋时期也是对早期城址破坏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总之,通过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获取各个遗迹中不同时期遗存的海拔并进行汇总分析,是从宏观上认识判断大遗址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并进而制定考古发掘研究计划的重要工作之一。

科技工具的使用可以让考古勘探的数据更趋准确,使用精确的测量方法,并将勘探出的遗迹现象准确地纳入精准的矢量地图内,可为后续考古发掘的选点工作提供准确的参考数据,是遗址保护规划、展示方案等编制工作的基础,也可为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奠定科学基础。大遗址内所有的遗迹都与三维坐标发生关联,可为从宏观

上分析和研判各类遗迹之间的关系、复原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提供重要的线索。

二 考古勘探的结果与初步分析

遗址范围内现地表主要有村落、农林耕地、鱼塘等,考古勘探是在除了水塘、水田、密林、现代建筑等之外的区域开展的,实际勘探面积约223万平方米。

勘探出的遗迹现象分别编号,共有716个编号(包括近代墓葬124座),包含ER(夯土)108个、EG(沟)27个、EL(道路)及活动面10个、EZ(砖基)27个、EY(窑址)9个、EJ(井)8个、EH(灰坑)65个、EO(城墙上的豁口)4个、EK(扰坑)334个等(彩插二:1)。

1. 勘探出的夯土遗迹(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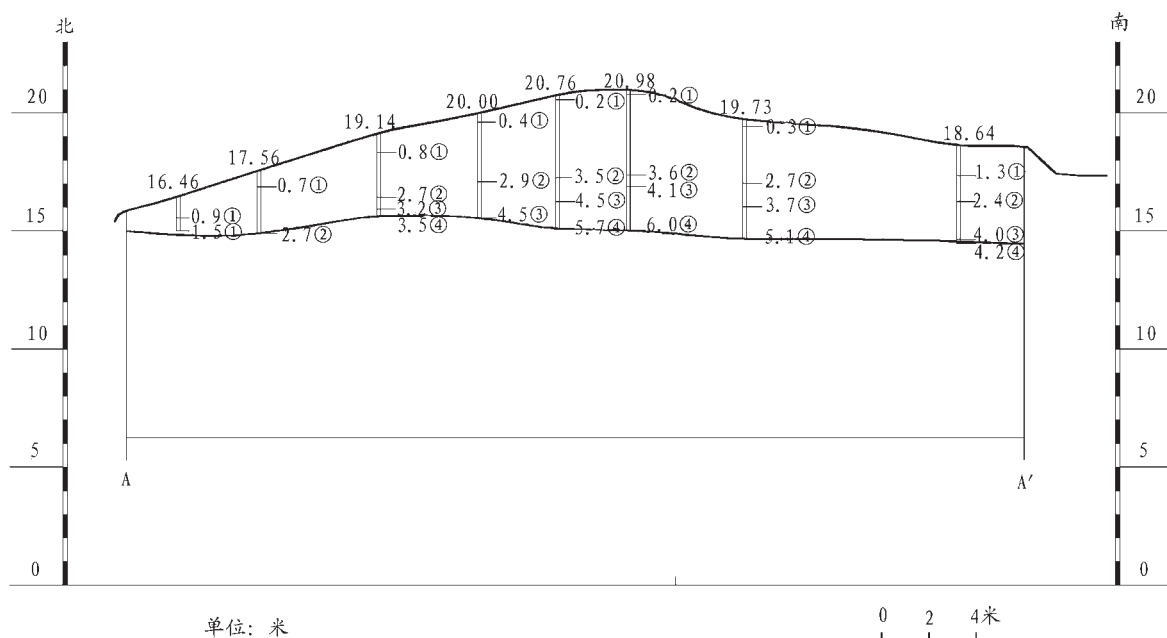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沿革时间较长,各个时期的夯土性质或有所不同,有的夯土分层不甚明显,加之夯土与夯土倒塌后的堆积依靠探铲是不易区分的,所以勘探出的夯土(ER)的宽度包含原始城墙夯土的宽/厚度和倒塌夯土的宽/厚度。本次考古勘探出的夯土迹象共有108个编号,依据其所处位置和性状等,初步分为城圈夯土、夯土条带、疑似建筑基址的夯土遗迹等3个类别。其中,疑似建筑基址的有70处,夯层厚0.1~0.2米,土质密度较大,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凸字形和不规则形等,均位于现地表之下,这些夯土遗迹可能与建筑基址有关。

以下,以ER91(北城墙东段)的勘探结果为例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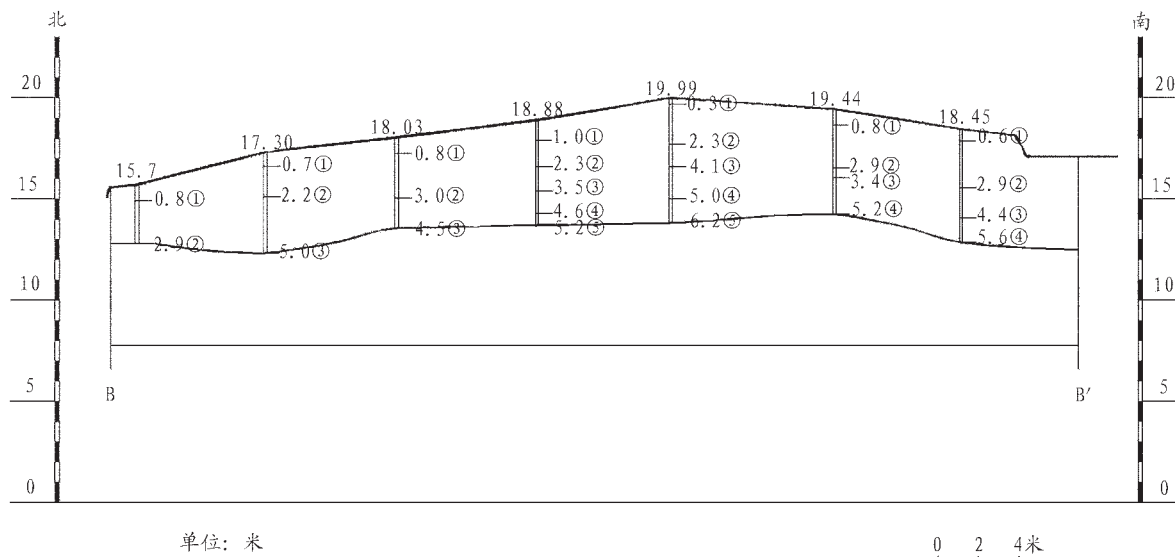
ER91(彩插二:2):位于探区C0120~C1720、C0521~C1721、C1619~C1719内,平面略呈曲尺形,东西向部分长约929米、宽约29.0~52.0米,南北向部分长约74.0米、宽约35.0~48.0米,残存高度约0.7~6.1米。夯土遗迹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黄褐色花土,土质黏硬,包含陶片;下层为黄灰色花土,土质黏硬,较为纯净。两条打破ER91的现状道路将ER91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上探区C1520~C1521内南北向剖线A-A'(图三)表明该处是直接生土上夯筑的,中段上探区C1020~C1021内南北向剖线B-B'(图四)表明该处是夯筑于黄色自然淤积土层之上的,底部基本平坦,可能没有基槽。

2. 勘探出的壕沟迹象(EG)

勘探结果表明,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内、外水系均较为发达。勘探出的壕沟(EG)与现今地表可见水系(XG)相对应。勘探出的大型淤土区,城内



图三// 探区C1520~C1521内ER91南北向剖面图



图四// 探区C1020~C1020内ER91南北向剖面图

有EG1~EG13等13个编号,城外有EG14~EG27等14个编号。因受地下水水位的影响,这些区域探至1.9~3米无法提取土样。

城内勘探出的13个编号的壕沟,依其在古城址内的分布情况,推测可分为三类:(1)内壕,主要用于城防,如EG1、EG4~EG5、EG11;(2)水路通道,主要用于交通,如EG2~EG3、EG9~EG10、

EG12;(3)排水、景观等水系,如EG6~EG8、EG13。

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圈外现在基本被水塘(XG)所环绕,水塘的走向基本与城墙一致,此次未能在水塘范围内进行钻探。城圈外勘探发现了14条壕沟,均与现有水塘相连,依据其所在位置,推测这些水塘所在区域很可能与古代城址的城

壕相关。

通过勘探调查工作,基本明确了东城壕的边界。东城壕宽度为67.7~90.5米,可分为南、中、北三段。南段从南向北由XG1、EG14、EG15、XG2等组成,EG14宽约81.3米,EG15宽约77.9~80.9米,XG1宽25.93~71.71米,XG2宽38~72.13米;中段由EG16和XG3组成,EG16宽约43~48米,XG3宽29.6~44米;北段由EG17~EG20和XG4,分叉为EG17、EG18,在EG19处汇合,EG17宽67.7米,EG19和EG17共宽72.8米,XG4最宽处为41.3米。

3. 勘探出的道路遗迹(EL)

勘探发现有受过踩踏或碾压的区域10处,参照其平面形状、保存厚度等,推测可能为道路(EL)7条、活动面3处,均破坏严重。以EL5为例介绍。

EL5位于今迎驾桥附近,S形,西北—东南走向,长约80、宽2~3米,共分4层,开口分别距地表0.3、0.5、0.7、1.1米,每层厚0.1~0.2米,夹杂陶粒、烧土粒等。从蜀岗南城门遗址的发掘结果并结合文献资料来看,EL5当为古城址内十字街的南北向道路的北端。

从勘探结果来看,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路网结构不甚发达,这可能是后期被破坏,也可能是因为被现代建筑和道路所叠压。

4. 勘探出的砖瓦堆积区(EZ)

砖瓦堆积区共27处,有大面积的砖块及瓦砾堆积区,可能为房基或房屋倒塌所形成,由于探铲无法穿透砖瓦堆积层,因此对其无法定性,暂称之为砖瓦堆积区。

5. 勘探出的窑址(EY)、井(EJ)、灰坑(EH)等遗迹

(1) 窑址(EY)

勘探出的窑址共9处,多数破坏严重。为避免考古勘探对其二次破坏,仅卡探了红烧土分布的平面范围,而未对其结构细致卡探。以EY4为例介绍。

EY4平面近圆形,开口于第2层下,距地表深0.6、口径约4米,距地表1.1米见陶片、砖块,未下探。

(2) 井(EJ)

勘探出8处,平面形状较规整,均为直径2~4米的近似正圆形,距地表0.3米深见水锈土,探至1.8~3米深无法提取土样。由于普探孔距设置较大,水井等小遗迹会有遗漏。

(3) 灰坑(EH)

勘探出65处,包含大量砖块、陶片等,平面形状多不规整,散布在夯土墙、沟以外的地方。灰坑内多有大量的砖瓦堆积,部分灰坑不能排除有建筑基址的可能。

(4) 抗坑(EK)

勘探出334处,平面多呈不规则形、亦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等性状,抗坑内填土及包含物有淤土、砖块、陶片、炭屑等。

6. 勘探出的城墙上的豁口(E0)

在古城址城圈夯土上,现状为豁口处的较多,有的或与城址的城门相关。除了这些可见的豁口,又勘探出4处地表下的豁口。这些勘探出的豁口可能是城门(陆门或水门)的遗存,推测与勘探出的壕沟相关而与主要道路没有关联的城墙上的豁口可能为水门或水关遗址。

迄今为止的蜀岗上扬州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大致明晰了唐子城、宋宝祐城城墙城壕的轮廓线,获得了一些春秋至隋代蜀岗上城址的线索。有关扬州的史料多是诗情画意,而能反映出早期扬州的地理面貌、形制布局的文献较为稀少,若要解明扬州蜀岗上城址的沿革,还需要凭借考古发掘工作。

本次考古勘探工作,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范围内的可钻探区域内,通过系统的勘探和数据采集、分析整理,获取并整合了较为完整的遗迹现象分布情况、地层堆积状况、地貌数据等,基本摸清了遗址内的城墙、城壕及其相关遗存宏观上的分布和保存状况。由于受到现代建筑、实际地貌等的影响而未能在遗址范围内全面普探,并且已勘探区域也因受诸如地下水位、现代墓葬等因素影响而尚难做到尽善尽美。另外,考古勘探自身具有局限性,勘探获知的地层堆积只能是根据钻探提取的少量土样所做的粗略分析,与实际的地层堆积情况必然存在偏差,而勘探所发现的遗迹现象,勘探本身所能做的仅仅是掌握它们大致的平面结构,对其立体形制最多也只能是粗略了解,而对其性质、文化内涵等并无法精准研判和释读。

扬州城遗址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文化遗产,其反映出来的时代变迁、城池变化极为明显,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对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旨在通过调查、勘探、发掘,了解遗存的文化内涵,并在此前提下进行合理保护,更为准确地展示遗址的历史风貌。

附记 :参加本次考古勘探工作的人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王睿、汪盈、王国珍、陈昊、王俊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束家平、王小迎、李久海、张兆维、刘刚、池军 ,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李永强、桑永夫、李春敏、张敏、余勇、牛莉、韩利杰等。

本次勘探工作 ,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扬州市蜀冈 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扬州市文物局、扬州市瘦西湖街道办事处和平山乡政府及其下辖相关村组的大力支持 ,在此深表感谢 !

执笔 汪勃、王睿、王小迎、牛莉

[1]明 朱怀干、盛仪 :《嘉靖惟扬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卷一八四 齐鲁书社 1996 年。

(责任编辑、校对 :黄 苑)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on the Ancient City Site of Shugang in Yangzhou, Jiangsu and Som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s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Museum ;

Ya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Luoya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Abstract: In October to December 2011 and March to April 2013, Yangzhou Tangcheng Archaeological Team conducted two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Shugang ancient city site including the city walls and moats. Based on the data gained through these investigations, a detailed excavation plan was made and being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s provid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material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plan making of the ancient city walls and moats at the city site of Shugang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Yangzhou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Key words: Shugang of Yangzhou; ancient city site; exploration methods; grand heritage site protection

启 事

为了答谢广大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本刊的支持与厚爱 ,方便读者查阅本刊历年发表文章及最新动态、关注热点等 ,本刊分别在南京博物院官网、知网及新浪网等网站开通《东南文化》网站与微博 ,期待与广大作者、读者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相关网站与微博近期正在建设、完善中。敬请关注、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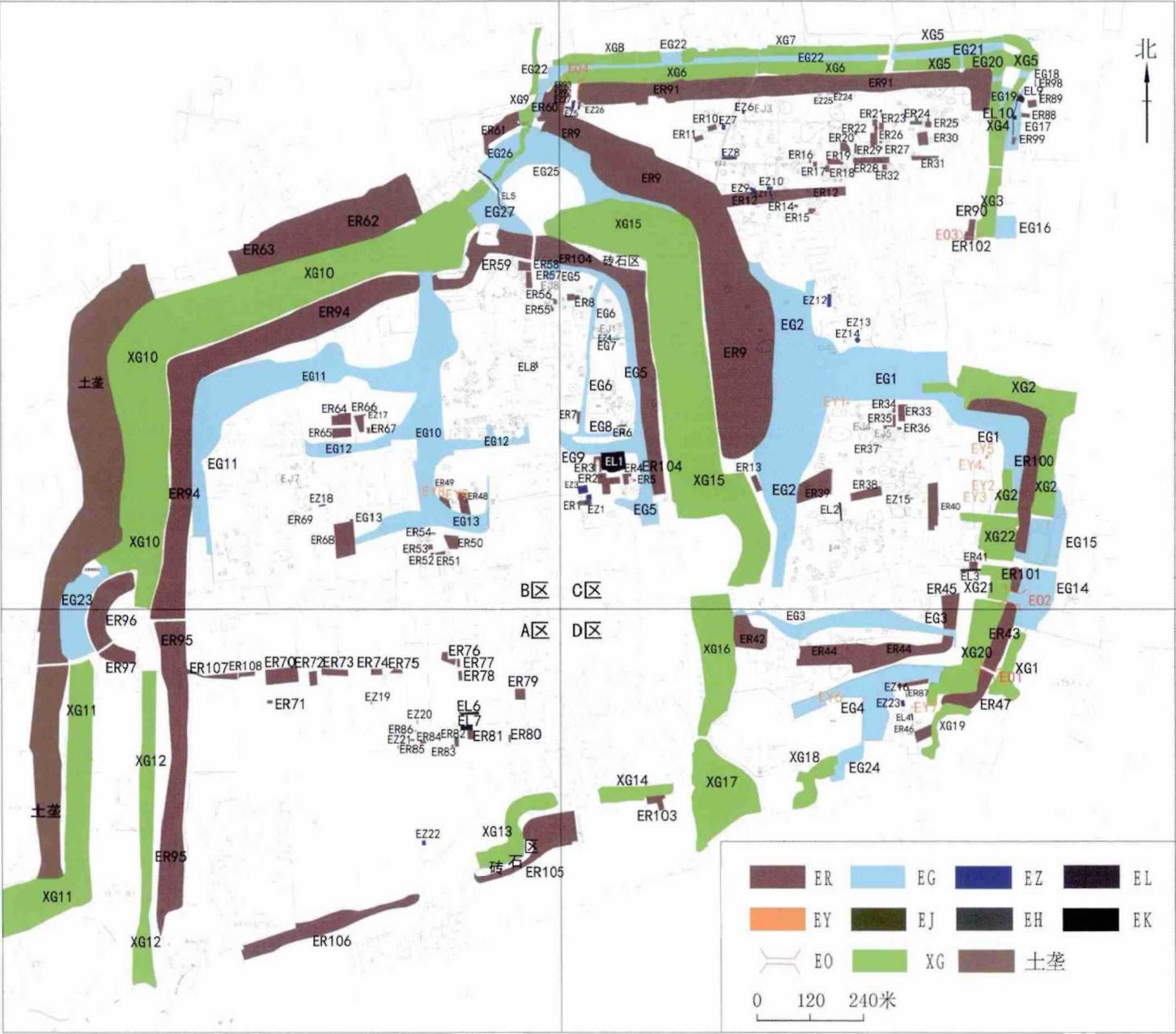
南京博物院官网东南文化网址 <http://dnwh.njmuseum.com>

知网东南文化网址 <http://dnwh.chinajournal.net.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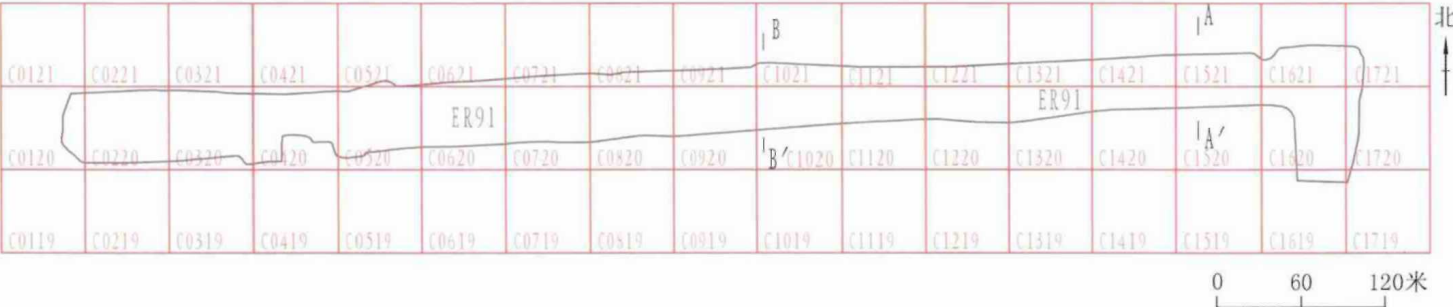
新浪微博东南文化地址 <http://weibo.com/2005055595东南文化>

《东南文化》编辑部

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



1.考古勘探结果总平面图



2.ER91 平面图

(文见第 57 页)